

广东话剧运动 史料集

第一集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
广东话剧研究会 编

前 言

话剧这个外来剧种，在中国生根未足百年。追源溯始，论者多谓应从春柳社算起，然亦有认为在春柳社之前，广州已有一些新办的学堂，由校中一些搞洋务的，或从英、法等国归来的留学生，改编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剧本上演过。此说尚在考证中。看来历史上的东西，在没有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的佐证以前，是难下定论的。然而不管是全国还是广东，话剧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去都是和中国人民努力推翻三座大山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分不开的。它为进步事业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革命斗争愈激烈，话剧运动就愈发展，辛亥革命前后志士班的新派剧如此，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白话剧如此，抗战期间的救亡剧运更是如此。因此，一部话剧运动的历史，是用千万爱国者的鲜血和汗液所书写成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史诗的一页，它气壮山河，惊天动地！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如何开展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话剧运动将大有裨益。因此，我们就从广东开始，把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广东话剧史料，编成此书。这是第一集，以后还将陆续编印下去。我们自知力量菲薄，见闻有限，谬误难免，渴望有识之士指出，协助校正。

我们编书的态度是博取众议，不拘一说。冀望能将广东的话剧运动，从开始到现在，凡是历史上曾经发生和存在过的东西，不管各家各说都记录下来，为日后的研究者提供广泛的材料，使他们能有所比较、有所鉴别，从而在历史的洪流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启迪来者。倘若只拘一说，则容易以偏概全，失其真貌。因此，我们热切希望曾经致力过广东话剧运动的前辈，不论哪个时期，哪个地区，也不论曾在哪个单位和剧团工作过，都能把亲身经历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回忆录或其他形式的资料，提供给我们来玉成此事，这是我们所殷切寄予的期望，恳请大家鼎力支持。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
广东话剧研究会

目 录

广东话剧史料集

(第一集)

前 言

- 广东早期及抗战前的话剧概述.....张福光 整理(1)
- 赵铭彝同志的一封信.....(18)
- 张明同志的信.....(19)
- 广州分盟.....赵铭彝(19)
- 有关“广州文总”和“广州剧联”的一些情况.....袁文殊(20)
- 陈酉名同志的信.....(21)
- 袁文殊同志给省戏研室的信.....(22)
- 袁文殊同志给陈酉名同志的信.....(23)
- 回忆大革命时期广州的街头演出.....钟 清(24)
- 大革命时期潮汕地区的话剧活动.....林 史(25)
- 海丰县话剧运动的历史概况.....蔡步乔(27)
- 彭湃同志与海丰的白话剧.....翁 域(32)
- 彭湃和他编演的《同胞》.....余汉存(33)
- 有关彭湃同志从事话剧运动的点滴.....程跃群(34)
- 白话剧社.....(35)
-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志.....(36)
- 剧社消息.....(36)
- 青少年时期的演剧活动.....连 贯(37)
- “南国”播种到南国.....阎折梧(41)
- 哀思不尽忆芳华.....钟启南(43)
- “南国社”来穗记实

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过情形	《戏剧杂志》记者	(45)
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前前后后	陈酉名	(56)
忆两个“广东戏剧研究所”	陈酉名	(68)
承前启后千秋业 碧海丹心报中华	杨康华	(69)
——广州“文总”六烈士五十周年祭		
回忆抗战前后广东党领导的戏剧工作	梁 绮	(72)
广东剧协的奋斗历程	李 门	(77)
抗战洪流中的广州剧人	李 门	(80)
——并谈广州锋社		
记广州艺协剧团	游 波	(88)
追忆广州艺协剧团少年组	林青而	(90)
回忆蓝白剧团	卓文彬 黄家让 程跃群	(96)
广州儿童剧团忆旧	冯金凤 整 理	(99)
——怀念谈星、海风、夏云、李锦荣同志		
忆广州儿童剧团	吕 复	(103)
回顾过去, 瞻望将来	周钢鸣	(105)
——在《黄花岗》演出四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革命历史话剧《黄花岗》的创作和演出	李 门	(107)
粤北山城戏剧兵	晨 歌	(109)
——记七政大		
民生桥畔数春秋	莫广智	(113)
——回忆七政大		
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科	唐尧越	(117)
广东话剧界的一叶小舟	林 清	(121)
——记民办剧团“艺联”		
广东戏剧团队和西南剧展	李 门	(124)
陈卓猷从事戏剧活动简况	章 威 整 理	(126)
旅港剧人协会与香港话剧运动	司徒慧敏	(129)
广东南路话剧运动发展概况	紫 阳 林 池 小 石	(136)
遂溪县、广州湾话剧活动的回忆	陈定清	(140)
海南话剧活动的点滴线索	郑 放	(143)
忆梅县戏剧活动	张学基	(153)

南洋华侨回乡服务团东江流动歌剧团组织 and 活动情况……程跃群 口述(159)
三十至四十年代我在广州的话剧活动的回忆……………黄家让(164)

东江纵队戏剧活动纪要……………李 门 林 榆 李 昭(167)
记东江纵队铁流队……………莫广智(172)
用电报拍来的剧本……………朝 霞(176)
回忆游击区的演剧生活……………林 岚(177)
淮海战役中的演出……………乔 毅 游 韦 丘 波 李 昭(179)

——两广纵队文工团话剧活动片段

回忆演剧五、七队在广州的日子……………集 思(181)
演剧队海外播种记……………郑 达(184)

——忆中国歌舞剧艺社在南洋的巡回演出

三年来的港九剧运工作……………(197)
建国剧艺简史社……………蒋 锐(201)
回忆歌剧《白毛女》在香港的一次演出……………李露玲(202)

●●附●●《父之过》第一幕……………(205)
●●●●●《声声泪》之概略……………潘达微(217)
●●录●●《声声泪》第二幕……………百罹影吾(222)

广东早期及抗战前的话剧概述

张福光 整理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广东早期话剧概述》。在《戏剧艺术资料》第三期发表后，赵铭彝同志和张明同志分别写信给《戏剧艺术资料》编辑部对本文的内容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补充，整理者同意赵铭彝对“早期话剧”一词的含意解释，故改为现题。

张明同志的信介绍了袁文殊同志《有关“广州文总”和“广州剧联”的一些情况》的内容作为对本文的补充。而袁文中提到黄叶的地方又引起了陈百名同志的重视，写了一信给《戏剧艺术资料》编辑部为黄叶的历史问题进行辩证、澄清，这澄清得到袁文殊同志的同意和支持之后，在《戏剧艺术资料》第四期发表了。而袁文是由于觉得赵铭彝同志所写的《回忆左翼戏剧家联盟》一文中谈到“广州分盟”时有不够详尽和某些事实有出入而执笔补充的。他们这种对问题探讨的认真态度和求实精神，是一反过去一文定案和以高帽子压人的好学风，这种好学风对振兴中华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将上述的文章和信件连同袁文殊以前未公开发表过的两封信一起收集，作为本文的附录，一方面让读者弄清其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好学风的推崇和提倡。

至于本文的其他缺憾，如整理时尚未掌握到彭湃同志的材料，及后半部过于粗略之处，因已有其他同志的回忆补充，故重发本文时，整理者除改正错别字外，内容上未作变动，以免重复。

广东的话剧运动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但早期的情况如何，不大了了。最近翻查了一些尚能找到的旧报刊，和根据一些老剧人的回忆，理了几根脉络，但资料残缺不全，只希望能沿着这些线索，继续探索，并依靠老剧人来共同回忆，庶几能把前人的耕耘劳绩，留存下来，给同辈和后学，有所继承，有所启迪。文中谬误之处，尚望知者指出，使得校正。

新派剧和白话剧

（一）陈少白与志士班

广东的话剧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因此它一出现，便有着革命性和人民性的鲜明特点。而且它是为了对广东人民来宣传革命的，便使用了地方语言来演出。早期的剧本也是用地方语言来写的。

如现存广州中山图书馆的一本《梨影》杂志所登的陈少白为广东第一个话剧团体振天声白话剧社写的《父之过》第一幕，就是用粤语来写的。因此可以说，广东早期话剧的历史，大致上也是方言话剧的历史，在粤语地区就是粤语话剧的历史。

陈少白是广东新会外海乡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清末年间，因积极从事革命，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被清政府视为四大寇。他与孙中山都是兴中会的发起人，并与陆皓东、郑士良一起参与了孙中山所领导的乙未年（一八九五年）九月重阳的广州起义，由于朱蒙村的出卖，起义失败，陆皓东被杀，孙中山与陈、郑亡命日本。一八八九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的宣传机构，销数近万份，是当时广东创刊最早也是历史最长的革命报纸。“该报首在副刊之《旬报》特辟《鼓吹录》一门，由杨肖欧、黄鲁逸数记者撰作戏曲歌谣，或讽刺时事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百出，感人至深。”（注一）这是当时的革命党人运用戏剧形式来宣传革命的开始。据老一辈的话剧工作者钟启南同志回忆，当时革命党人又在广州河南创办了缤华美术学校培养美术人才，潘达微、居廉、徐宗汉（即黄兴夫人）等人先后主持过校政，培养出不少美术宣传人才。

从此开始，就在广东地区催生了一种新的戏剧队伍，名为志士班。这种志士班，以宣传革命，改良戏剧为宗旨，时人称之为新剧或新派剧，以示有别于旧式戏班。有些甚至“借戏班作掩护，从香港、澳门及广州私运军火供应各地革命组织”。（注二）而粤语话剧，则是从志士班中派生出来的。过程如下：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间，曾经

与钮永键一同创办过陆军学堂的军界前辈程子仪，向陈少白建议创设戏剧学校来改革戏班陋习，并编撰各种爱国剧本，通过演出来使革命宣传深入人心，陈少白对此大加赞成。于是他们便和李纪堂一同发起组织。（注三）“陈允襄助编制剧本，李愿捐助巨资以为之倡”（捐了二万元），并得到了粤中富绅黎国廉、钟仲珏、钟锡璜、潘佩瑜等人的资助，集款三万元，在广州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创办了天演公司。公司首先创办一间戏剧学校叫采南歌，“招收十二龄至十六龄幼童八十人，授以普通教育，次乃授与戏剧常识”，训练一年始成。据钟启南同志说，当时缤华美术学校的一些教师，亦参与了教学训练工作；后来采南歌演出的美术事务，亦由该校负责帮助。“乙巳（一九〇五年）冬在乡各市及香港、澳门等处开演，所排新剧，颇博世人好评，实开粤省粤剧界革命之先声。”“所编剧本，如《地府革命》、《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文天祥殉国》、《侠男儿》、《儿女英雄》等等，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惜乎创设不及二载，而资本已折阅无余，此幼童剧团遂不得已宣布解散，有志者咸为扼腕。未几复有香港各报记者黄鲁逸、黄轩霄、欧博明、卢骚魂、黄世仲、李孟哲、卢博郎诸人组织优天社于澳门，各欲亲自粉墨登场，为社会现身说法，以棉力弗继，未及出演，数月而散。黄鲁逸志不少懈，更邀黄轩霄、陈铁军等组织优天影剧团，惨淡经营，历一载始克出世，是为新学志士献身舞台之嚆矢。”“开演后大受世人欢迎。演员中以姜魂侠、郑君可为最著名，所排演剧本，最得人欣赏者为《火烧大沙头》一剧，剧中首引清吏杀女侠秋瑾一事为导线，颇足发人深省。”此剧为黄鲁逸与姜魂侠合编。他两人还合编过反

对迷信的《盲公问米》。黄鲁逸还亲自编写了《虐婢报》、《义刺马申仪》、《梦后钟》、《奸官跣地》、《自梳女不落家》等揭露社会和官场黑暗的剧目。同时他还与同盟会员黄淑允（粤剧名丑貔貅苏之父）合编了《博浪椎秦》、《一炮定台湾》等宣传革命意识的新戏。此外，优天影剧团演过的还有《黑狱红莲》。该剧“寓戒除烟赌之深意，于移风易俗，至有裨益。”“该班出演数载，成绩斐然可观，旋亦因事中止。”

优天影解散后，一部分社员陈铁军等于一九〇八年组另振天声，社址设于广州荔枝湾彭园，演出的剧本有《熊飞起义》（熊飞为明末抗清的英雄，广东东莞人，剧本为陈少白所编）、《博浪沙击秦》、《虐婢报》、《剃头痛》等。其中《剃头痛》一剧，将清初民间一首富含反抗意识的讽刺诗：“闻道头堪剃，谁人不剃头！有头皆要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编入台词之内，受到清吏的严重干涉。该社出演数月后，适值清帝光绪及慈禧太后相继死亡，清廷举行国丧，禁止演戏。陈铁军乃与陈少白商量，请少白代向香港筹赈八邑水灾公所建议：“愿率全体演员同往南洋各埠，为该公所筹款赈灾。一则为灾民请命，二则为暗中向华侨宣传革命。”陈少白极力赞成，为之接洽。于是遂由该公所派出黄咏台带领振天声剧团南游南洋各埠，所到之处，备受侨胞欢迎。他们“所编诸剧本，名为劝人禁烟禁赌，实则暗中宣传革命，于南洋华侨民智之启导，厥功非鲜。”到新加坡后，全体成员还一同到晚晴园去谒见孙中山先生，受到孙中山的热情勉励，同人很受感动。社员中所有未参加同盟会的，都一律在孙中山的面前举手宣誓参加。这件事被保皇党的机关报《总

汇报》知道了，立刻著论攻击，说该团都是革命党人，如果华侨向他们捐款赈灾，即等于赞助他们大逆不道的谋反。因此，革命党人办的《中兴报》便起来跟《总汇报》打了一个多月的笔战。这场笔战，大大的加深了南洋华侨对革命的认识，起了很好的影响。

在振天声南游期间，广州、香港的爱国志士，又组织了一些新的志士班，如陈俊朋等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现身说法社，李德兴等在广州河南成立了移风社，梁侠依在番禺花地成立了现身说法台。

振天声从南洋归来后，原打算回省内各地继续演出，谁料保皇党早已向清廷告密，说振天声在南洋演出时鼓吹革命、仇满、反对清廷，因此受到清廷官吏的压迫，不能回内地立足，于是乃在香港公开宣布解散。解散后，社员们另与香港的现身说法社合作，改名为振南天，继续演出，但因为受到清方的迫害，搞不了多久，也停顿下来了。

以上这些志士班，虽然他们演出的都是揭露社会黑暗、宣扬革命意识的新剧，并采用广州白话为舞台语言，以白话度曲，同时也采取了某些话剧的表演方法，但他们仍是一种改良的粤剧，广东有话剧出现（当时叫白话剧），是从一九一一年的振天声白话剧社开始的。

（二）振天声白话剧社及其他

自振南天被迫停顿以后，振天声的部份社员仍继续与恶势力搏斗。首由黄咏台跟陈少白商量，向香港富商陈庚如借一千元来创办了一个“白话配景新剧”的新剧社，这就是一九一一年春天在香港成立的振天声白话剧社。“粤省之有白话剧自兹

始。”陈少白还特为该社编写了《自由花》（提倡自由结婚的）、《赌世界》（揭露当时广州赌棍勾结清朝官吏的丑史）、《父之过》、《愚也值》、《格杀勿论》等剧本。此外，该社演过的还有《玻璃井》、《风流探》、《汉江潮》等，都是清一色的话剧。“剔除旧套、眼界一新”，“情文绝佳、观者叹为空前之作”，“极受社会欣赏”。他们所采用的配景，则全为软景，由曾师事居廉的名画家关惠依绘画。“观众第一次看到有布景的新戏，极觉新奇，当时虽然没有扩音器，座位远的观众也无听不到之苦，台上一揭幕，全场便鸦雀无声了。”（注四）

振天声的剧本，我们在中山图书馆找到一本《梨影》杂志的残本，里边登了《父之过》的第一幕，从这一幕中，我们大概也可以管窥全豹了。

这个残本，封面、封底都没有了，故找不出它的出版年月，但刊首有杜鹃写的序言，文末署：民国七年秋月杜鹃序于珠江旅次。”根据这点，我们推测这个残本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入秋以后出版的创刊号。这杂志称《父之过》为警世新剧，登在白话剧本栏内，在正文之前有一段开场白，全文如下：

“振天声社之白话剧，为世所重，至今人尚称道弗衰。诚以该社所串戏剧如《父之过》、《玻璃井》、《赌世界》、《自由花》、《愚也值》、《风流探》、《汉江潮》等剧，皆从社会着想，切中时弊，虽一字一句，皆深奥有味，求之今日新剧界，鲜能与其比拟。兹特商准该社将各剧本陆续登诸本志，以飨一般热心剧务者。”

对剧情的介绍，该杂志写道：

“此剧大意系描写莫财主不善教子，百万家资，生前竟为三子私下耗费将尽。莫家三子，少失教育，比之匪人，穷极思滥，伤残骨肉，卒之身败名裂，求死不得。又写翟财主，义侠过人，教子有方，一片天和，增人和乐。其中穿插以美人局、天师局等等时事，社会奸状，被其和盘托出。见此戏者，无论男妇老少，皆获无穷大益。共造福于社会人心，虽慈云甘露，不多让也。戏分七幕：

第一幕

电警（原文如此）写莫财主爱子无方，以身殉财，一闻生意倒盘，当堂惊绝。”

剧本是用广州方言写的，没有唱词，全部对白，大段台词，动辄数百个字。但台词中充满戏剧动作，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内心世界的层层裸露，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虽则是俚言俗语，但读之却恍如现实人生的亲身经历，引起共鸣，不是一个深入群众的革命宣传家，是难于把人物的精神面貌，描画得那么深刻的。这里试举纨绔子莫老大和社会棍钟文案的一段台词为例：

莫：我知，钟大哥你既感情，我足感咯，但系有乜法子呀？就系告起官黎，我无力抵填咯，我唔系拼吓坐监，于你地都有乜益处既呀，唔通坐监就有钱还过你地咩！

钟：（怒介）咁就止喇，你估坐左监就算吓喇，你尊翁有钱既播，你慌你走走左去吓呀！

莫：（冷笑介）哈哈，你知到我家父

喇，渠个爱财如命既紧要法，你就拉晒我几兄弟去坐监，你想渠出个的钱，都唔得播。

钟：（皱眉良久介）照你咁讲，咁就总唔使还既咯播。

莫：又唔系你咁讲，还就总有得还既。

钟：点还法呀？

莫：除非咁喇……

钟：点呀？

莫：等家父过身喇。

钟：靠唔住！你呢个贵人，如果你尊翁知到你咁既行为，渠怕啥唔分身家过你播，渠睇钱睇得咁重既，渠肯畀过你咁黎遭蹋咩？怕渠既囑书，将来有你既名播。

莫：你唔驶慌，唔啥既，如果你地肯帮手，大家咪嘈起黎，渠又点知欠人咁多钱呀！况且家父既为人，平日总系一毫不拔，不过都系一心替我地保全个副身家谱。渠个囑书，我见过吓咯，听渠平日既口气就知喇。我地有时劈渠撈钱，激兴起渠黎，渠就掇脚闹我地话：我共你地管住的钱，不过想你地使得长久的之播，我咁辛苦理埋的钱畀过你地，自己唔敢粗使过你地一个钱，你地好说话都有一句咩！闹亲都不外呢几句说话。重咁播，我地三兄弟呀，渠置亲业呢，不论买田、置地、买屋宇、做会项，必定整够三份，份份都系叶上下钱。渠个意思，就系预定将来容易分，免至将来有的多，有的少，大家争执。故此得闲就带我地去游街，去到个的屋宇物业面前，就指过我地睇，讲出个的物业既好处：

几多年就可以起价，起价之时就要点样起租，千祈唔好讲人情，讲世好。合时起租就要起。如果个人系想租咯，你就多起的都唔怕，渠一定有得捞，至肯出咁贵租呀！诸如此类既说话，我都唔知听尽几多咯。渠断有话唔分身家畀我既！你就系话我乖，慌渠单单唔分过我一个，呢件你亦都唔使闭翳，我个两个乖弟唔乖咩？你唔慌唔知喇，渠唔分过我地，分过边个呀？

对话冗长、情节曲折，叙事说理、细致入微，演起戏来、有如化装演讲，这大概就是当时的志士班和早期话剧，以舞台来宣讲排满，抨击现实，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大特点了。

《父之过》一剧的内容，针砭时弊，富有时代精神，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严重问题，受到社会人士的普遍重视。直至三十年代初，各话剧团体还屡演不衰。

振天声白话剧社的社员，据冯自由在《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一文中记载的有：黄咏台、梁少伟、卢我让、张恨民、陈苏亚、梁秀初、何侣侠、罗容甫、卫沧海、卫铁汉、何少侠、刘汉在、欧寿山、胡孝思、邱锡源等人。该文还谈到振天声之后，“继起者复有琳琅幻境及清平乐、天人观社诸社，均属活剧团之铮铮者。此种剧团咸对腐败官僚极嘻笑怒骂之能事，卒能引起人心趋向于革命排满之大道。及辛亥革命军兴，该剧员躬身参与义举者，尤不乏人，是更由演剧之舞台工作，进而为实行工作矣。”又说：“民国以后，诸剧社先后解散，惟琳琅幻境巍然独全，历久不衰，该社员胡津霖等之毅力，有足多者。”

又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羊城晚报》刊登建平的文章《四十年前省港话剧活动片谈》中谈到：

“继振天声而出现的有琳琅幻境，它是香港一班在洋行工作的青年组织的。他们都是有志的青年，同情革命，自发组织剧团。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该团即演出《辛亥革命党人碑》，歌颂革命者英勇牺牲的精神，许多观众都受到感动。琳琅幻境演出所得，全拨作慈善事业，在香港曾办有不少义学。

“继此，广州和香港还有两个剧团，镜非台和清平乐，那两个剧团都是昙花一现，没有支持多久。

“辛亥革命成功后，香军（为当时控制广州的有力队伍）一部分青年，（注五）不满于新贵们的争权夺利，愤然离伍，在澳门南环四十四号革命机关旧地，组织仁声剧社，作为社会教育的工具。该团在广州东堤广舞台演出过《金钱毒》、《血泪》等剧，《金钱毒》是描写一个佃户少女被地主夺去，后来又转卖与妓院，一青年欲娶她为妻，但为封建家庭所拒绝，两人迫于环境，同时自杀。当时《平民日报》编辑王秋涓对该剧予以表扬，称为‘鞭辟入里’。《血泪》是一出西洋剧，全部演员都穿西装，详细剧情已记不清楚了。大意是鼓吹社会革命的。其后仁声剧社一部分社员又出来另组仁风剧团，也有相当成绩。

“一九二一年潘达微（营葬七十二烈士于黄花岗的义士）也曾组织一剧团，该剧团叫什么名字，已忘记了，只记得他曾演过一出戏叫《声声

泪》，潘为角色，演时声泪俱下，感人甚深。”

关于《声声泪》，我们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中找得资料两份，一份是癸丑年（一九一三年）版的潘达微著《声声泪》剧本，但剧本未刊台词，只刊有百罹子识的凡例四条，计：

- 一 本剧凡六幕，以男女爱情为骨干，而穿插社会一切之情状，使丘贾两人，投身入污浊之漩渦中，一一经历之。
- 一 本剧以觉悟为主，而勘破一切奸恶诈伪之世情，实欲使恶俗知所警惕耳。
- 一 本剧不以事实为结束，而以爱情解脱之日为结束，阅者若曰，此剧之无结局也，是未知本剧之旨趣而已。
- 一 本剧撤除因果报应之说，是亦愤乎天之懵懵，人之聩聩，无因果之可言耳。

秋涓、达微等人的序言七篇，其中钟子晋所写的序七中有云：“予去年组织白话戏社，不自忖度，谬托济世之主义，更得诸同志互相鞭策，共勉进行，所有剧本，莫不抱持斯义，今夏达微君发孤愤之情，抒救世之想，本其主旨，分排白话剧本六幕，名曰《声声泪》，与百罹子演而成之”。此外尚有觉世悲剧《声声泪》之概略一篇，概略中提到六幕的名称是：第一幕《造因》，第二幕《反目》，第三幕《厌世》，第四幕《济贫》，第五幕《冷观》，第六幕《撒手》。

另一资料是己未年（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梨园》杂志第八期。其

中登有《声声泪》的第二幕《反目》中的一部分，文前署“续第七期”，文末署“接下页、未完”，作者署百罹影吾。全部台词都是用广州方言写的，说明它也是一个粤语话剧的剧本。这段戏的情节是讲一个丘姓的女子坚决与一个意气不投的丈夫离婚，亲友中有同情也有反对她的。台词中有些地方，作者加了着重点的符号，现抄一两段于下，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丘：喂喂，亚妈，你真系当我货物咁
样卖断界过人，任得肉随砧板既
咩？哎，如果真系咁样既，我就
宁愿死左渠，都唔愿做人间一件
玩物咯，呜呜、呜呜。

顾：世伯，近今世界唔同往日亚，人
人都宜得争番个自由权既，如果
丘先生系共毛先生感情唔对既，
就不如随得渠退婚，重各得自由
喇。

又据《梨影》杂志残本中的一篇文章《余之论剧》（作者：痴）谈到振天声之后，“继起者为琳琅幻境、清平乐、达观乐、非非影、镜非台、国魂警钟、民乐社、共和钟、天人观社、光华剧社、啸闻俱乐部、霜天钟、仁风社、仁声社等。于是戏剧之风，为之一变。而以新剧扣号召者，数载之中，十有余次，学堂之暑假毕业，亦莫不以戏剧为游嬉。斯时新剧，可

谓盛极。”

大抵当时搞话剧的，都是一些新学志士，在辛亥革命之前，旨在借舞台来鼓吹革命，本身是不谋什么金钱报酬的，全靠一些倾向于革命的人士在背后给与经济上的支持。及辛亥革命军兴，一部分志士从军去了。民国成立以后，当时不少革命党人以为大功告成，不再需要通过舞台来鼓吹革命了，于是便没有多少人再拿钱出来支持剧团，剧团也就相继解体。再加上从事早期话剧的人，除了一些爱国志士以外，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徒凭一时的热情来参与的。这正如《余之论剧》在论述到新剧衰落时所指出的一样：“推厥原因，虽普通社会之心理或偏于旧剧，而亦新剧中之分子庞杂，与乎编剧者之得过且过，有以致之……吾见今日之所谓新剧中人者，有于剧学绝不研究，奇形怪状以登场者，其言语动作，且有甚于旧剧者，间或侥幸博一二人之一粲，便诩诩然以新剧大家自居，此等人实为新剧界之罪人，尚望其教育社会，改良风俗乎？”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轰轰烈烈于一时的志士班（包括新派剧和白话剧）不久便都偃旗息鼓，慢慢的蜕化成为后人加以贬义的文明戏了。但白话剧这一迅速反映现实，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艺术形式，在广东一经播下种子，就在知识分子层中扎下根了，不光只是“学堂之暑假毕业，亦莫不以戏剧为游嬉”，而且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如五四运动、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期等等，话剧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方面，都起了不少的作用。

关于志士班的演出场地，当时广州城内虽已盖有一些戏院，但志士班在辛亥革命前要避开城内清兵的耳目来宣传革命，很少在城内演出，多到城外河南区或附近四乡的农村市镇演出。据钟启南同志回

忆，他幼年随舅父到各剧团探班或看戏的时候，也多在那些地点。当时河南区除有一间河南戏院以外，鳌洲大街有普济善堂的礼堂和伍家祠的礼堂，洪德街和普光关帝庙也都各有戏棚一座，可供演出。志士班的戏，就常在那些地方上演。

（三）五四运动中的 话剧活动

据钟启南同志回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兴起，很快传到广州，当时全省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学联合会），由广东法政专科学校的学生张启荣作会长。中上学联合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广东法政专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韬美医学院、博济医学院等校的学生。当时他们很活跃，经常使用话剧的形式来进行街头演出。主题很鲜明，多数是讲当时的北京政府怎样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跪在日本人的面前来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等。演出的形式也很典型，如扮日本人的演员，肚子面前绑着一面日本旗，扮中国官吏的就整个用一面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绑着。演到最后就高呼口号：“群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群众起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类，情节很简单，大概十多二十分钟就换一个点。演出地点多数在西瓜园（即现在的太平戏院）、海珠公园前面那条堤（即现在长堤海珠花园）、东较场等。这种演出，一直持续了两三年之久。

除了钟启南同志的回忆以外，有关五四运动期间的话剧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也有如下的记载：

在广州方面：“两个学生会（指中上学联合会和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就在五月三十日联合起来，在天字码头集合学生三

万多人，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以学生组成军乐队为先导，继有化装为奸商、卖国贼被殴打的扮演。”（第二十二页）

“此外，中上学联合会还由陈肇新、黄立勋等负责组织了一个白话演剧团，经常在九曜坊教育会内，或到各校演出爱国运动的时事剧，取得很大宣传效果。”（第二十八页）

“十一月间在佛山，又由沙塘救亡社组织，举行一次幼童提灯化装游行，表演抵制劣货的活报剧，甚为生动。”（第二十九页）

在海南方面：“府海的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反动当局所吓倒，他们在抵制日货会长王文明、抵制日货宣传队长杨善集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决斗争，四出游行宣传，发表演说，表演白话剧。当活报剧演到倭寇和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遭到群众痛打的丑态时，观众无不拍手称快。”（第四十八页）“徐成章同志还组织改良琼剧社、组织学生剧团到农村乡镇进行宣传、演出《大义灭亲》、《破除旧礼教》、《爱国女秋瑾》、《新生鬼》等反帝、反封建的剧目。”（第五十页）

在潮汕方面：“梅县、大埔等中学学生多组织白话剧，分赴各区乡演出短幕话剧。”（第五十二页）

梅县青年“除演说、演戏、宣传外，主要是抵制日货活动……当时，梅县学生联合会及各校学生自治会，都有配合运动而演出的白话剧，内容多是启发爱国思想的。如《亡国恨》话剧，系叙述韩国（朝鲜）被日本侵并的惨痛，当剧中人对话，说到沉痛时，使观众动情，甚至泪下。有的话剧是以揭露曹、章、陆等卖国贼丑恶面目为题材的，痛斥他们卖国的无耻，使观众深恨他们；也有以自由恋爱与积极生产和工作，反对封建婚姻为题材

的。总起来说，这对梅县青年是个启蒙；对老年人的封建守旧也是一种教育。

“至于在学校里还坚持以古文教课的老师，经过五四运动，也不再反对白话文了。有些教职员还积极起来协助青年学生宣传、演剧、编剧、导演，或代借道具和服装，以便学生进行宣传活活动。”（第五十九页至六十页）

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练秉彝同志写的《五四运动在惠州》一文中也谈到当时的“宣传方式首先是唱歌，吸引大批群众以后，就慷慨激昂地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痛斥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腐败政府，继之是演白话剧……我们宣传队演出的白话剧，是采用广州学生组织的广州民乐剧社编的独幕剧本《打倒孔家店》。内容是：一尊孔的教馆先生见学生带一个大饼上课，垂涎欲滴，乃对学生说：‘子来前，吾语尔。尔知此饼之制作乎？无极生太极，当初粉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定八卦，于是乎秦始皇席卷而有天下。’把饼拿到自己口里吃了。学生见先生骗了饼吃，大哭一场。先生又向那学生劝说：‘小子有知。听到秦始皇行暴，痛哭流涕，孺子可教也！’这是针对尊孔的一幕讽刺剧。当地一名逊清遗老练吉祥，原是一名秀才，看了此剧极为反感，大骂我们学生：‘须眉男子，竟扮成巾帼妇人，成何体统也？！’另一绅士练靖波则极赞成我们宣传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亲书一联送给我们学生宣传队。上联云：‘粉面油头，现身说法，’下联是：‘晨钟暮鼓，唤醒世人。’”

除了上述已有文字记载的资料以外，实际上五四运动期间，广东各地的大小城镇都卷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潮，学生群众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都纷纷拿起话剧作武

器，走上街头作鼓动宣传。

五四运动之前，学校演剧，当时叫作白话剧，一般都是在学校举办的游艺会、恳亲会、政府规定的大节日、教会学校班社组织举行的“级夕”或庆祝耶稣圣诞时演出。可是在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学生演剧却常常受到守旧人士的挖苦和反对，从《梨影》杂志残本上所刊登的一首仿扬子江歌调的《某女校观剧歌》中，便可以看出当时演出形式的简陋，家长的反对，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演出来自肥的情况。该歌的全文如下

“锵锵锵，骑了纸马居然出戏场。手拿球竿当作枪，真真好白相。来宾争拍掌，吓煞学生逃进房，明日还家，父兄教训，重重吃耳光。

“奇奇奇，当场出丑真正老面皮，弄出一出话把戏，校长喊晦气，说道对不起，诸君总要原谅倪，宽坐片刻，让我预备，开只留声机。

“屁屁屁，学生家属看仔才动气。女子读书大问题，做些断命戏。倘然要做戏，勿如送到班子里，何必出了许多书费与学费膳宿费。

洋洋洋，入场券未销四百张，总共结算一百洋。校长手段强，念块还书账，还有八十腰里藏。最冤苦是各位先生束修才赖光。”

因此，当时敢于出来参加话剧活动的青年学生，一般都是思想比较开通、比较进步的。演出多数不卖钱，但有时也会为公益事业筹款而卖些门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梨园》杂志第八期就曾以《女学生演白话剧》为题，记载了“女子课余社，曾在青年会演白话剧数天，筹得六百多元，悉数报效粮食救济会，已将

该款缴交该公所事务所矣”的消息。至于缴交出去的款项，会不会象前面提到的那样，落到别有用心的人们的腰包里去，在当时的社会里，那就很难说了。

五四运动以后，广州出现了一些职业的女子白话剧，在一些游乐场上演出。从现有的材料看来，一九二一年岭海女子白话剧，曾在东堤新世界演出过《苦家庭》、《红豆子》上下卷、《姑惜镜》、《父之过》、《母也累》、《善恶报》等剧目。

一九二四年我观女子白话剧，曾在长堤先施公司天台游乐场演出《慈母累》和《红豆子》上下卷。一九二五年真真影女子白话剧也在那里演过《姊妹花》和《孀雌毒》。

一九二五年达观女子白话剧，则在西堤大新公司游艺场演出《渔色累》上下卷和《不认妻》上下卷。

这些演出，都要在游乐场内跟京戏、粤剧、电影或曲艺打对台戏，观众花两三毫钱买入场券后，便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到各个场地去任意入座。如果某个班子的节目不能吸引观众，场主就会另请高明了。因此，这些白话剧的演出，为力争生存和吸引观众起见，都加上不少的插科打诨和一些庸俗的表演，还搞灯光、布景的花样来迎合观众的口味，变成了人们加以贬称的文明戏，而另一些则加上锣鼓和唱词，被观众称为锣鼓白话剧。

（四）大革命时期的 话剧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一开始，党就注意到运用话剧来展开宣传。如在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一个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的新学生社，

这是一个新型的学生组织，是一群在政治主张上志同道合的学生的自由结社。它有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校务公开的鲜明纲领。总社成立以后，即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高师、农专、市职、市师、女师、铁路工程、公医、公法和私立广州政法学校等校设立支部，并在校内展开宣传，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校外工作也同时推进，如联络青年工人，组织话剧团，以及组织宣传队在市内和市郊宣传等。在整个大革命期间，新学生社的成员，都在各种左派组织的活动中起骨干作用，直至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集团公开叛变革命以后，这组织才随着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而消逝。他的优秀成员刘尔嵩、毕磊、周其鉴、周文雍、陈铁军也贡献出他们的宝贵生命。（注六）

一九二四年广州学生联合会改组。改组后“积极团结各校同学，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各项事件中，一面参加各界代表大会，与工农一致行动，又发动同学组成演讲队，有时还组成白话剧演出队，四出宣传（包括下乡宣传）以及卖花，卖慰劳章，卖纪念章筹款，以供革命需要。”（注七）

黄埔军校在一九二四年成立后不久，校内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了，会下有一个血花剧社，当时的共产党员杨其纲是血花剧社的秘书。据苏怡同志回忆，当时肖楚女同志和恽代英同志虽不直接领导血花剧社，但血花剧社的许多事情，负责人都经常向他们请教，故他们实际上是剧社的总顾问。血花剧社在校内、校外都很活跃，经常将革命斗争的生动题材，如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军阀怎样摧残百姓、资本家怎样压迫穷人等等，迅速反映，编为活报剧来演出。演出形式是有

说、有唱、夹两句龙舟、白榄之类。由于剧社的成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故演出时的语言也南腔北调，什么话都有，军校没有女同学，女角也由男社员扮演，经常在广州市内的南关戏院上演，或在东较场和省议会（即现在烈士陵园内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空地上搭个棚演出。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及以后的北伐，剧社都随军前往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东征军攻入惠州，剧社即马上入城宣传，演戏祝捷。随着东征军的深入潮、梅一带，血花剧社也把革命的话剧火花，带到潮、梅各地点燃。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白天誓师，晚上即由血花剧社在东较场举行盛大的演出来鼓舞军心。在这期间，黄埔血花剧社，对广州地区和东江一带的话剧活动，是起过很大影响的。他们演出的剧目，多是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很少保留下来，现知道的剧目名称有《到民间去》、《还我自由》、《革命军来了》和《黄花岗》等。

省港大罢工的时候，罢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不少的宣传队上街宣传。据钟启南同志的回忆，他有一个舅父叫曾耀，拉得一手好二胡，跟新派剧人来往密切，曾原是广州河南埗口的机器工人，后来到省港轮船上做烧火工友，罢工后回广州参加罢工委员会，日间在嘉南堂楼下的骑楼通道为罢工工人烧大锅饭，晚间即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宣传队去演新派剧，他自编、自演、自导，演过不少戏，钟也跟他去演过。钟记得当时常演的有六个戏，现还能记得大意的有三个：一个叫《天下工人一家亲》，是讲香港的印度工人，同情中国工人的罢工，跟中国工人合作，一起离开工作岗位，上街宣传，把香港搞成臭港。另一个叫《饿死英国佬》，

内容是讲一个英国资本家（演出时，这个资本家装有一个大肚子，整个肚子用一面英国国旗包着来表示他是一个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工人罢工后，他不会做饭，没有饭吃，饿到团团转。在他家里的猫呀、狗呀、老鼠呀，也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吃而饿到在地上乱滚，最后就把这个英国资本家饿死了。这些猫、狗和老鼠，都是由人来扮演的。因演出形式生动，观众看得很痛快，大受欢迎。再一个的内容是讲香港的清粪女工罢工后，没人清粪，搞得香港到处都臭气熏天，变成了臭港。

在省港大罢工及大革命期间，不只工人上街演剧，许多学生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拿起话剧这一武器来参加斗争。如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即记载了“国民党芳村各分部，自沙基惨案发生后，即召集各党员组织救国团，进行各种救国运动，现该团为宣传计，特假芳村礼拜堂，排演白话剧，题为《沙基惨案》，不收门券，俾一般群众得自由进场，明了沙基惨案之真相云。”

一九二七年，日本军阀为了破坏和阻止北伐军的北伐，在山东杀害了中国外交公使蔡公时，制造了济南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而搞了一个对日杯葛运动（“杯葛”是英文Boycott的译音，抵制的意思）。后来各地成立了一个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广东也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以学生和工人做骨干的，各机关也有人参加，会址设在长堤当时停业的七妙香酒家内。中山大学、公立法专、韬美医学院等校的同学都参加了。钟启南当时是这个会的工作人员，并参加宣传队的戏剧宣传工作。这个会经常派出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宣传时往往即编即演一些临时“爆肚”的幕表戏来迅速反映现实，深受群众欢迎。当时的演

出多在街头，有时也在室内，如西瓜园、东关戏院和海珠戏院都有个场地可供室内演出，在室内剧场演出则有比较完整的剧本。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这个会就停止活动了。

在知识青年当中，当时除了学校演剧以外，也出现了几个业余剧社，如明镜剧社和木铎剧社，一九二八年以后又有一个钟声剧社。这些剧社以木铎剧社存在的时间最长（自一九二〇年起至二十年代初），演出最多。它的演出多是应军、工、学、社、团、机关的邀请，作义务助兴，每台收回五十元，作杂项开支，平均每月总有十多二十台演出，社长是麦竹轩，社员有关崇志、汪干廷、李寄生、关婷婷、黄德深、李锡培、李仁轩、王子凤等。木铎剧社自称为“折衷新派、锣鼓白话”，演出过的剧目以《波兰亡国恨》为最著，此外还演过《还我山河》、《民族之牺牲》、《难兄难弟》、《红羊遗恨》、《风尘三侠》、《苦海慈航》、《难能女》等。后来转搞粤剧或电影的麦啸霞、朱普泉、邝山笑等人，当时都是搞新派剧的。

报纸也开始连载一些话剧剧本，如一九二四年四月的《现象报》，就曾连载过卓杲的《割爱》，这是一个恋爱悲剧。一九二七年三月的《广州民国日报》也连载了俞英杰的独幕剧《遗嘱》，这是一个写孙中山先生逝世前仍一心为公，关怀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和祖国前途的动人事迹，及他的下属劝他立遗嘱的经过。孙中山、宋庆龄、汪精卫、吴稚晖、宋子文、孙科、邓颖超、于方舟等都成了剧中的角色。剧本是用普通话写，技巧也比较成熟，跟现代话剧的剧本没有什么差别。

以欧阳予倩为开导 而蓬勃发展的话剧

（一）广东戏剧研究所

一九二九年，广东的话剧运动，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那就是该年的二月十六日，欧阳予倩同志主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和随之而来的由田汉同志所领导的南国社到广州演出。这两者都在广东的话剧运动中起了里程碑的作用。在这以前，广东的话剧运动还是很不正规的，接近于文明戏和幕表戏的居多，真正的、正宗的现代话剧，是从广东戏剧研究所成立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关于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创办经过、组织机构和南国社南来演出的情况，在欧阳予倩同志的《自我演戏以来》的附录中和陈西名同志都各有专文论及，这里不赘，现只作些补充。

欧阳予倩来广东办戏剧研究所和南国社到广州演出都不是偶然的，这都是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拓荒者欧阳老如何推动和发展中国话剧运动的通盘计划中的一个步骤。这可以从一九二九年三月他给田汉同志的信中得到证明，现转抄一段如下：

“（上略）我寄给你们的信想必收到了，这里的事也大致有了头绪，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来闹闹。你在上海成绩很好，非常可贺！万万不能停顿，再接再厉才是道理。可是我请你来，不是自私自利。我的态度和办法，你是明白的。我们无论如何，走的是一条路。我请你来打一套开场锣鼓，越响越好的开场锣鼓。打了，你看两出戏，你再串一个脚色，然后